

乡村说书人

◎郑学富

小时候的夏夜，印象最深的是听书，随着说书人的故事展开，被那曲折传奇的情节所吸引，烦热一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

那个时候，别说是空调，就是电扇都很少有，唯一纳凉的工具就是芭蕉扇。每到夜晚，在村后的小河里洗完澡，就拿着草席或用麦秸编织成的草苫子，来到打麦场坐在上面纳凉，夜里的自然风从河面上吹来，感觉也是凉飕飕的，比现在的空调、电扇舒服多了。农闲的时候，生产队出面请来说书的艺人，说上十天半个月的，是最好的文化娱乐项目了，比现在看文艺晚会还过瘾。

说书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曲艺，在我的老家主要有三种形式：一是唱大鼓。乐器是一面扁圆形的小鼓，放在颤悠悠的朱架子上，手持两块用黄铜制成的半月形“鸳鸯板”。大鼓书目一般以金戈铁马、征战打仗为主，如《隋唐演义》、《薛礼征东》、《罗通扫北》等。随着大鼓的铿锵之声，配上“鸳鸯板”清脆的节拍，说书人唱到：“俺这边敲响了牛皮大鼓，搥响了漂洋过海的犁铧铁，请各位在一旁蹲蹲坐坐，别嫌俺破喉哑嗓，俺这边告票唱将下去了……”二是唱琴书。我们这里叫“瞎腔”，是因为由盲人行乞谋生演变而来的一种民间曲艺。乐器是一把扬琴，还有一块梆子，悬挂在木架上的两块木板中间，用麻绳串起来绑在盲人的右脚上，盲人手一边拉扬琴，一边用脚踏着点，梆子就会有节奏地敲打木架子的木板，发出节拍声，盲人便随着梆子的节奏演唱下去。琴书书目大多以才子佳人、公子小姐姻缘戏为主，如《王二姐思夫》、《王天宝下苏州》、《李双喜借年》等。三是说评书。他们的行头简单，一把纸扇，或者是一块醒木，犹如县官的惊堂木一般，主要是在说书的间隙敲打一下，以提醒人们的注意。评书的书目以行侠仗义、清官断案为主，如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包龙图》、《施公案》等。

说书人方寸之地就是一个舞台，一人兼扮男女老少、生末净旦丑，除嘴皮子利索外，说学逗唱样样都的精通，特别是口技功夫十分了得，马蹄声、驴叫声、婴儿啼哭声等等，学什么像什么。喜怒哀乐，阴晴圆缺，令人“耳”不暇接，捧腹大笑。在农村说书还得能抓住人，如果说唱的情节不紧凑，松散散散的，没有吸引力，听书的人起身就走，场上还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听，说书人是很尴尬的。说书人一上来是不入正题，先说一个小段子，短小精悍，有的是以插科打诨吸引人，幽默诙谐；有的是以故事曲折感人，悬念迭生。等听书的人聚拢的黑压压一片时，这才正式开篇。

说书人浑身是戏，真是鼓声一响千军万马，钢板一掂春夏秋冬，嘴皮子一动上下五千年。时而悲痛，时而兴奋，时而愤怒。有时是义愤填膺，怒不可遏；有时声音嘶哑，如泣如诉，声泪俱下。听众也随着说书人的表情而如痴如醉。说书人喜欢卖关子，等到悬念出现的关键时候，他突然打住，说上一句：“让俺歇歇喘喘弄袋烟。”也算是场间休息。说到最后要起场时，听众还意犹未尽，不愿离去，就再说上一个小段子。那时候一晚上书，给一小布袋粮食，算是演出费了。

种片菜地等我回家

◎张金刚

农村的地大致分两类：一类庄稼地，一类菜园地。父母年迈，庄稼地已全部抛荒，或流转出去，或交于荒草。而那紧邻河边的几分菜地，父母却拖着弓背的腰身，按时令种了，施肥、浇水、除草，打理得井井有条；一年四季，蔬菜不断。

我也曾劝父母，就别种了，买菜吃也是买得起的。父亲略带嗔怪也略带自豪地说：买菜？是谁说城里的菜不好吃，是谁吵着要吃家里的豆角、黄瓜、大白菜？不种，你吃啥？对了，田埂上那几垄玉韭菜嫩着，抽空回家掰几穗煮了吃！

也是，老家那几分菜地，是我永远的念想。因菜，让家乡山水土地的味道和滋养一直不断；因菜，将故乡、老屋、父母与漂泊异乡的我紧紧连在了一起。真要种，还真舍不得。

在城里工作安家。菜市场的菜，种类多，品相好，各季蔬菜，都能买到；可吃在嘴里，总感觉味道差很多。比如，夏天买的白菜，松松垮垮，寡淡无味，炖菜，做馅都不对味儿；冬天买的豆角，形是那个形，味儿却不是那个味儿；买个西红柿，吃着脆硬少汁，炒不烂，味也淡。

所以，每遇回家，生为吃货的我，都会点几道菜。春天，来道菠菜豆腐、香椿鸡蛋、素炒油菜；煮一碗面条，点点油花上浮着几根菠菜、油菜，浓浓的青菜味，着实让我迷恋。夏天，来道拍蒜黄瓜、腊肉豇豆、冰糖苦瓜；摘个嫩南瓜，擦丝儿与蒜肉一起做馅包顿饺子，那味道真是美极。秋天，来道红烧茄子、萝卜炖肉、茴香包子；剁点儿花生，加盐、花椒、八角一起煮熟当作零食，那才是秋天的味道。冬天，来道土豆豆、酸辣白菜、冰糖红薯；炉火上，猪肉、白菜、土豆、粉条、豆腐、海带，小火慢炖的杂烩菜，堪称冬季暖心暖胃的绝配必备。

每道菜，食材大都取自父母的菜地，他们也总乐于按我的吩咐，做上几道或是一桌，等我回家美滋滋地享受，吃个精光。为了我的这点念想，父母将菜地看得很重。地，松了又松；草，锄了又锄；种子，挑了又挑；架子，搭了又搭；使的全是农家肥，种的全是家常菜。每每说起那些菜，我都极尽溢美之词，父母露牙露肉，笑得灿烂。我知道，那片菜地，是父母晚年的得意之作。

今年暴雨。起初考虑菜地邻河担水浇菜方便，如今却因河水暴涨，全给冲了。父母站在河边山坡上，望着洪水在菜地上面滚滚东流，愣愣地，不说一句话。我打电话安慰二老：没事的，正好您俩也歇歇。父亲没发脾气：也好，只是你们吃不到家里的菜喽。母亲悄悄告诉我：你爹是怕买菜牵着你，就回家少了。我无语，默默说：不会的。

胃如我的乡愁，父母如我的胃。那次我买了一周的菜回家，父母却不在。邻居大婶说：你爹娘去村东头那个小山坡上开菜地了，说是赶着种一季萝卜、白菜，等你好回来拿。我“哦”了一声，转了个小锄头，向村东头走去……



荷韵。高启明 摄

夏夜童趣

◎崔忠华

盛夏已至，蝉声四起，每到这时我便想到小时候家乡的夏夜，那里有我的趣味童年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大人们便提着马扎、小板凳，聚集在村东口空旷的打麦场上聊天纳凉。有小孩的人家带一张凉席，平铺在场地上，供儿童玩耍或伴着蛙声小憩；父母一边不停地用蒲扇为孩子驱赶着蚊虫，一边同邻居们拉着家常。

大一点的孩子早已在打麦场上活蹦乱跳的捉迷藏了，他们有的藏于麦秸块的后面、有的躲在打麦场边的深沟里、有的爬到路边的树冠中、有的钻进麦根堆里……月朗星稀的时候还容易找到藏匿的小伙伴，夜色阴沉之时不但找不到他们，还容易被小伙伴的突然“窜出”吓一大跳，那时总会伴随着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有一次，一个叫“球球”小伙伴为不

被同伴“捉到”，他悄悄的跳进了距离打麦场半里地的枯井里，枯井将近两米深，能跳进他却爬不出来。夜深人静，大人们都各自招呼着自己的孩子回家，“球球”拼命的呼喊却没人听见。“球球”的父母发现孩子没有回家，以为他去了小伙伴家并没在意。可是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也不回来便着急了，又伙同邻居们去寻找，终于把“球球”从枯井里拉上来，大家虚惊一场。

有时我们去与打麦场相邻的海子岸边的树林里捉幼蝉，我和哥哥四节干电池的手电筒，让同伴们很是羡慕，那是我和哥哥卖了很长时间的印模买来专门捉幼蝉的。灯光顺着树干从下向上照去，发现有小突起的地方就仔细辨认，有时能捉到幼蝉，有时它只是一只蝉蜕。我们将捉到的幼蝉放入乘有水的罐头瓶里，幼

蝉遇水会伴死，回家控干水分后幼蝉又复活了。妈妈用盐将它们腌渍三四天，放入油中炸制焦黄，做成让人垂涎欲滴的“炸金蝉”。

当我们听到蝉声密集的时候，就从打麦场里带一些麦秸，在海子的树林里燃起篝火，小伙伴们脚踏大树，受到惊吓的群蝉因有“趋光性”，嘶吼着拼命地钻进篝火里，那场景特别壮观。不一会儿，烤肉的香味从火堆里散发出来。我们围着篝火，用树枝拨出烤蝉，去掉头尾，只吃胸部的红丝子肉，软弹可口，味道焦香。

“仲夏苦夜短，开轩纳微凉。”又是一个暑气薰蒸、繁星点点的夏夜。打开窗户，从高楼向远方望去，我仿佛又看到了从树上飞下来的童年趣事，听到了家乡打麦场上几时的欢声笑语……

立秋

◎张君

你可以一如既往地倾听
蝉声此起彼伏
三伏天里
一棵树是无可奈何的侍者
你兴许会留意
有蝉三三两两死去
这些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悲伤
就像，一个季节会名正言顺地
钻进篝火里，那场景特别壮观。不一会儿，烤肉的香味从火堆里散发出来。我们围着篝火，用树枝拨出烤蝉，去掉头尾，只吃胸部的红丝子肉，软弹可口，味道焦香。

咬秋

◎吴建

立秋之后，从节令上讲，就算是进入秋天了。虽然骄阳似火，“秋老虎”在发威，但酷暑毕竟成了强弩之末。春华秋实，入秋，果实渐渐成熟，若是儿时，我们就欢欢喜喜地“咬秋”了。

菱角是时令野蔬，自然是“咬秋”的美味。早秋，池塘里的野菱已是碧叶满池，翠绿的菱叶涨满菱塘，把个水面挤得密密匝匝。看着一张张翠绿的菱叶被支棱得翘了起来，我们暗付叶片下的菱角鼓胀可食了。于是，午后小憩后，我和小伙伴们就荡起木盆，划进小池，采菱角。刚起水的菱角，鲜嫩、清甜，剥一丢丢丢嘴里，脆生生、凉津津的，胜似苹果、柑橘。

甜枣是乡下孩童最喜爱的食物，秋姑娘步履轻盈地来到枣树上，把一颗颗枣儿吻遍，吻得它们青一块红一块。红亮亮的大枣儿摇摇晃晃地挂在树枝上，香甜的味儿一个劲儿地诱惑着我。我在枣树下铺了一块硕大的薄膜，然后举一根青竹竿轻轻地敲击树枝，枣儿叮叮咚咚地散落下来，像红玛瑙似的在薄膜上乱滚。敲累了，捏一枚枣往嘴里填，蜜一样的甜。

石榴更是“咬秋”必不可少的。记得我家老宅地上曾栽有一棵石榴树，“五月榴花照眼明，枝间时见子初成”。这棵石榴树结的石榴特别大，子粒特别丰腴。我轻轻摘下一颗硕大的石榴，石榴皮薄得像一张大摺纸，籽儿又大又红，还闪着亮光，犹如晶莹的玛瑙。咬一口，满口生津，馨香流溢。

在故乡，咬秋的果实遍地是。啃一口柿子，那蜜汁似的汁液，便会顺着嘴角直往下淌；吃着金黄的鸭梨，就像吃着甘饴的冰糖一般；剥几粒花生，抛进嘴里，嚼嚼品品，真是又酥又脆。咬着这秋果儿，品着这滋味儿，你会觉得整个秋天都是甜的。

而今蛰居城里，很少能品到新鲜的秋果儿了。然而，每到秋季，菱角、大枣、石榴等秋果儿的香甜味就会从遥远的故乡飘来，浸润在我童年的梦境里。

黄昏漫步

◎农华

看着天上跑了一天的太阳，应该是累了吧！此刻正静静地站在天边，等待黄昏牵出月。看那被映红的天空，还有被染红的大地，这是多么的美丽啊！夕阳真的醉了。难怪有人如是说：春天的黄昏就是人间的仙境。

古老的右江，如画一般，江堤上，小花小草密密匝匝，在余晖下一样争绿斗艳。江岸边，一棵棵柳树排成行，柔软的枝条垂在明镜似的河面上。河水中，鱼儿结伴成群，有的轻游，有的蹦跳，有的贴在河底，一动也不动。江面上，燕子飞来飞去，唧唧地叫个不停，还不时地用翅膀拍打着水面。清新的晚风，徐徐吹来，丝丝缕缕，夹带着新翻泥土的气息，还有那芒草的芬芳。

沿着江边而行，时有鸟鸣，偶有蛙叫，清清脆脆透着甜蜜。随着轻风拂来，两岸柳条飘飘洒洒，如待嫁姑娘羞涩地低着头，犹如一幅自然而成的水墨画。此时此景，能不令人陶醉吗？

站在江堤上，欣赏着眼前的美景，突然听到父亲轻轻感叹：“美！真美啊！”

心直口快的我也随之感叹道：“是啊！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

父亲看着我，许久许久，而后淡淡地吟一句：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

天渐渐的暗了，一轮圆月静静地躺在江面上，随着微浪的波动，时而荡漾，时而深思。

直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都一直回味思索着父亲为何道出唐代诗人王维的这句诗。原来黄昏里漫步，我只是体味而达不到父亲的那份超然。在我成长的记忆中，父亲从未刻意地向我转过什么？但我深知，父亲的一言一行一直伴随着我成长。

经常陪着父亲在黄昏里漫步，我们总是迎着晚霞而去，戴着月亮而归，步伐轻盈而闲散，自由自在而奔放。阑珊夜色舒缓我惆怅的心境，徐徐晚风驱散这心中的郁闷。那看似平静的江水会在我的心灵荡漾出一个个美妙的音符。当置身于寂静的右江江堤之上，万条垂柳的婀娜会令人陶醉，芒果树的芬芳会使人流连忘返。

确实如此，想想现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，繁琐的工作实在令人疲惫，唯有江边黄昏时的这片宁静，才能让我的心灵得到洗涤，使我的心境得于升华。这或许就是父亲叫我黄昏里漫步的缘故吧。

夜读时光

◎李笙清

多年以来，我养成了个习惯，常常在一梦醒来，拧开台灯，假在被窝里看书，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。妻愤愤然，对我以颜真卿《劝学》中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”的诗句解释并不领情，说古人夜读是为了求取功名，你人到中年了还凑什么热闹。一忍再忍，在多次强烈抗议后，将我“发配”到书房就寝。这样一来，我更是无所顾忌，夜深人静之际翻动书页，摇头晃脑，嘻笑怒骂，香茗相伴，书香绕室，自得其乐，不必担心扰人清梦。

我一般入眠较早，一天忙到晚，头一挨枕，就睡意朦胧鼾声四起。妻常笑我人到中年未老先衰，但积重难返，我行我素，就喜欢留恋被窝里读书的那种感觉。午夜挑灯，一杯清茶，氤氲中书香盈室，颇有几分清代诗人袁枚“寒夜读书忘却眠”的乐趣。柔和的灯光下，专心读书，情到深处，顿生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深夜书”的惬意之乐。

弹簧床紧挨书桌，白天收起来，晚上打开，想看什么书，伸手可得。我读书比较随意，没有古人“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”的那种感悟，也没有国画大师李苦禅“鸟欲高飞先振翅，人求上进先读书”的那种境地，但“书卷多情似故人”，可谓我的生活伴侣。夜深读书，静谥中思绪悠然，偶有所得，即间目片刻，纸笔伺候，写成小文，放上一、二天，再拿出来修改润色，虽不是字字珠玑，和白天喧嚣之中搜索枯肠笔头艰涩之文相比，也觉得不失灵气。

夜深读书，喜欢断章觅句，随心所欲，没有“少不看水浒，老不看三国”的拘束，古典、现代兼顾，全凭兴之所至。好书如茶，可以解渴；好书如酒，让人陶醉。有时闷热难耐，看经典散文，清心寡欲，心静自然凉；有时清风明月，星光灿烂，翻阅一篇爱情小说，情到浓处，自己也似身临其境，与书中人物共进退了；有时风雨交加，信手拿过一本抒情诗集，聆听窗外淅沥雨声，捧读唯美文字，心绪随之跌宕起伏；有时读书到深处，窗外秋虫唧唧，月透窗棂，画意诗情，弥漫斗室，便忍不住关上台灯，于月光中阖上眼睑，小寐片刻，常常有飘逸灵气之诗句从脑海中突然闪现，可谓夜读所得了。

当然，读书要眼清目明。每次夜深读书，我都会洗脸净手，漱口刷牙，唯恐对书有所亵渎。书房方寸地，弥漫淡淡书香，一颗心沉淀其中，可暂时忘却世事烦恼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也有看书入迷到情难自禁的时候，或潸然泪下，或心动莫名，或愤怒，或激动……

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，于字里行间，难得地宣泄自己的情感。

夜深时光，如流水般在静谥中流过指尖，颇有几分“万卷古今消永日，一窗昏晓送流年”的意境。读书到极致，忽闻敲门声，妻在门外呼：“天亮了。”乍然从书中出来，才看到窗外已是曙色熹微，案头杯中茶凉。